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住在小沙渡路大自鸣钟附近的一条弄堂里,它的背后有一条马路叫白马路。白马路平时人车不多,店铺也只是零零落落的几家,靠里弄的一段有一家小玻璃厂,旁边有一个小广场,用作堆放玻璃厂的废墟、废料。可是这个小广场晚间就成了卖唱艺人的集聚点。

晚上六点钟左右,最早的是一个卖梨膏糖的人,脚踏车上放了一个装梨膏糖的箱子。车旁边放了一张小板凳,说唱艺人就站在这上头,他唱一段,说一段,内容大多是庸俗、搞笑的段子。当梨膏糖的箱子敲得梆梆响时,就要向听众推销治疗咳嗽的梨膏糖了,这档节目观众不多,像我这类喜欢凑热闹的小学生也很少,何况他老婆大家掏钱买他的糖。

稍晚一些是一位单口相声艺人。手舞足蹈、声音洪亮。说唱内容基本上来自《西游记》和《水浒传》,例如《西游记》中的水帘洞、火焰山、盘丝洞、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大闹天空等故事;《水浒传》中讲的是武松、李逵、鲁智深相关的内容,比如李逵背母杀三虎,武松打虎,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鲁智深醉打山门等。这位艺人不卖糖,却要向观众讨钱。他说唱中最令人喜欢的是一曲上海本地的说唱《金陵宝塔十三层》。从第一层唱起直至十三层,愈唱愈快,一口气唱到底,咬字清楚,中气十足。其精彩不下于当红歌星周杰伦的《青花瓷》、《双节棍》。这档节目远比卖梨膏糖的要受欢迎。

七点钟开始,就会有一对老少搭档的说唱艺人出现,他们自称是姑父和侄女的关系。男的是一位

中年人,穿了一件黑色长衫,气质很好,没有江湖艺人的流里流气,他既拉二胡又会说唱。另外一位是十四五岁的半大姑娘,梳着短头发,穿了一件蓝色布衫,有一双既黑又大的眼睛,她会唱好多剧种的戏,如锡剧《庵堂认母》,淮剧《牛郎织女》,越剧《十八相送》《英台哭灵》等,会唱的流行歌曲就更多了。我曾听过她演唱的《苏武牧羊》《四季歌》《天涯歌女》《毛毛雨》等柔柔绵绵的歌,也听过她唱过岳飞的《满江红》《打倒列强》《游击队之歌》等慷慨激昂的歌。

最受欢迎的无疑是说唱历史故事,特别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事。中年男子一边拉二胡,一边说了一个排侧动人的故事,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在淞沪战争中分开了,男的勇敢参军、奋战沙场,最后牺牲了。女的还不知道他已阵亡,每天总会倚着窗口、对着马路,盼望着男子的归来。紧接着卖艺的姑娘唱起了《何日君再来》: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歌声催人泪下。每当演出这个节目时,听众也多了几圈,附近的大妈、大姨都会赶来听唱。在我上中学时,读到唐诗中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时,马上会联想起上面的说唱。他们还唱了甲午战争中《邓世昌拼死撞日舰》,八国联军中《火烧圆明园》,中法战争中《冯子材血战大凉山》等近现代史中的故事。更多的时候说唱的是现代史中丧权辱国的事情,他们说唱《东洋兵攻打北大营》,大骂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其实不抵抗的源头是蒋委员长。投降降声中,却冒出一支警察部队,他们奋起抵抗日本

兵,坚贞不屈。这个故事并非编造,解放后我看过一本纪实小说《烈火中永生》,其中写到重庆渣滓洞囚禁的一位反蒋爱国将军黄显声就是上述警察部队的领头人。每当说起九一八东北沦陷时,卖艺姑娘就会唱起《松花江上》: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唱的人眼泪汪汪,听的人悲切万分。

观众最爱听的是上海人民记忆犹新的一二八事变陈铭枢、蒋光鼐、蒋廷黻的十九军奋勇抗击日寇、老百姓奋力支援前线的事情,也要听《喜峰口》《台儿庄大战日本强盗》的故事。

七七事变伊始,赵登禹、佟麟阁将军血战卢沟桥、宛平城的事迹,大家百听不厌。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空军轰炸日本旗舰的英雄故事深入人心。当时一位空军飞行员,绰号叫小黑炭的陈镇球,在飞机被日本军舰炮击受损时,他仍驾着已经着火了的飞机、怀着成仁的决心撞向日本云舰。这个故事堪比董存瑞炸碉堡。以后我才知道陈镇球是那时著名的国家足球队员。

最令人热血沸腾的说唱是谢晋元团长死守四行仓库,每当那位抗日战士身背炸药包,奋不顾身地从楼上跳下炸日军坦克,以及后来谢晋元被刺身亡时,全场都会引起骚动,群

或许是移民城市之故,上海人对父母亲的称谓,素来多种多样。有称阿爸,也有叫爹爹。母亲的称谓大致相同,姆妈是主旋律,阿姆是石骨铁硬的宁波人叫法了。至于像爸爸妈妈,是普通话随着电视普及之后的普遍称谓了。

当然很多时候,背地里或者社会上称呼父母亲,是叫做倏娘、阿拉爷。小时候同学上我家做功课,嬉戏时也会说到阿拉娘哪能,阿拉爷哪能。待同学走后,母亲说,爷啦娘啦,交关武腔。我完全不懂武腔之意,武腔这两个字,也是几十年后揣度出来的,总是不好的意思吧。不好归不好,和同学们在一起时,还是免不了倏娘、阿拉爷的,不随大流,会被同学取笑。

工作了,才给自己定下了不随大流之则,不过武腔还是一个迷糊概念。抑或还有文腔?请宽容我的无知——那还是在“文革”中打砸抢刚平息后的上世纪70年代初。

很多年之后,偶然的机,我倒是从武腔的反面理解了武腔。去拜访一对长者朱曾汶、张

兵,坚贞不屈。这个故事并非编造,解放后我看过一本纪实小说《烈火中永生》,其中写到重庆渣滓洞囚禁的一位反蒋爱国将军黄显声就是上述警察部队的领头人。每当说起九一八东北沦陷时,卖艺姑娘就会唱起《松花江上》: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唱的人眼泪汪汪,听的人悲切万分。

观众最爱听的是上海人民记忆犹新的一二八事变陈铭枢、蒋光鼐、蒋廷黻的十九军奋勇抗击日寇、老百姓奋力支援前线的事情,也要听《喜峰口》《台儿庄大战日本强盗》的故事。

七七事变伊始,赵登禹、佟麟阁将军血战卢沟桥、宛平城的事迹,大家百听不厌。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空军轰炸日本旗舰的英雄故事深入人心。当时一位空军飞行员,绰号叫小黑炭的陈镇球,在飞机被日本军舰炮击受损时,他仍驾着已经着火了的飞机、怀着成仁的决心撞向日本云舰。这个故事堪比董存瑞炸碉堡。以后我才知道陈镇球是那时著名的国家足球队员。

最令人热血沸腾的说唱是谢晋元团长死守四行仓库,每当那位抗日战士身背炸药包,奋不顾身地从楼上跳下炸日军坦克,以及后来谢晋元被刺身亡时,全场都会引起骚动,群

芝夫妇。朱老是翻译家,当时年届九旬,张芝老师是上海广播电台第一代播音员,也已经是望九之高龄。那天正值春寒料峭,两位老人特意在门外等候,因是初次见面,老人正装相迎,张芝老师还抹了淡淡的口红。进门甫坐定,张芝

怎样“文腔”地称呼爷和娘

马尚龙

老师便是轻声问,马老师,您风衣要宽一下吗?一声请宽衣,一个初见面的敬辞,倏忽间让我想起了有关父母亲也是有敬辞和谦辞的。对人家的父母亲是令尊令堂,说到自己的父母亲是家父家母,截然不是倏娘、阿拉爷的武腔。当然,这样的文雅当下似乎说不出口了,只是也不至于让倏娘、阿拉爷,堂而皇之地登场吧?

那天辞别朱老和张芝老师,回家后看电视,是一档亲情自残的节目,双方都争说我对娘哪能哪能,娘之前还加个老字,老娘。

我转台,是公众人物在感恩父母。一个说,我每周都要去看阿拉娘,我要感恩的;还有一个说,我每天和阿拉爷要打个电话。这么说的时,两个公众人物神情自若,还大拇指甩甩的。

护生 (油画)

李向阳

物理当三观大不相同,在对自己父母称谓上,为什么是如此不约而同?感觉上,公众人物至少要道一声我父亲或者我母亲。在他们开口声声倏娘、阿拉爷时,我想到幼年时母亲的训诫:武腔。

后来我和朋友说起此事。朋友很不以为然。我们都是这么叫的呀,阿拉爷和阿拉爸,我父亲,叫法不一样,意思一样啊,海纳百川嘛。我说,从父亲母亲到爷和娘,降级了。如今大凡可爱之人之物之宠,都是双声,更多叠字,比如宝宝、囡囡、包包、狗狗……倏娘、阿拉爷,像是在说倏小区、阿拉公司,

多多少少是不怎么在乎。朋友还是不同我的说法。北方人是叫爹叫娘的,有什么不对,是啊,有几出现代京剧都有女儿一声长唤:爹——北方人对父母有多少不同的称谓,我不太熟悉,但是爹娘和我爹、你娘没有任何失敬。是不是北方也会有类似和上海话中的倏娘、阿拉爷的武腔?大概也会有的吧,但是肯定不会是叫爷的,爷的地位太高了。老子爷倒是有的,并且北风南渐,上海文化界老人会有这么个敬称的,那是德高望重的近义词了。

文化大家毕竟少而又少,为人父母也总是要有一个不武腔的称呼待遇。无聊琢磨时,刷刷朋友圈,恰好看到某朋友的一句话:一张图:中午陪老爸喝一杯,老爸开心就好。现在社会上叫老爸老妈不少,有背后叫,也有当面叫,年迈的父母亲不生气的。“老爸”比“父亲”来得市井,比“爸爸”来得亲近,却不失恭敬。如果改一下,换一句:中午陪阿拉爷喝一杯……武腔了吧?

钱福诗里故事多

尹军

明代状元、松江府华亭县人钱福,给后世留下了广为流传的《明日歌》,被选入中小学古典文学教材,可谓家喻户晓。能够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钱福笔下的诗,富有生活哲理和生活情趣,可以让有文化的士子当经典读,目不识丁的乡民当故事听。这就有点像大家都喜欢苏东坡一样,令许多人爱上了钱福的诗。

钱福自幼聪颖,八岁能诗,脱口而吟,才思敏捷过人。话说钱福少年时,一次自塾私出,撞上了以下一幕:其父与选菜的婢女芹香嬉戏,父亲脸上被芹香泥手所污。其父见到儿子后板起面孔,责其闲游,罚以“燕”为题作诗。钱福张口吟曰:“双双紫燕语春晖,乱逐东风上下飞。欲采芹香犹未得,嘴边空带落花泥。”其父摸摸脸上有泥,知是讽己,羞愧无语。另有一次放学归来,家有众客赏花论菊,其中有位儒生听说钱福早慧,出口成章,便想当面验证一下,吟上联曰:“赏菊客归,众手摘残彭泽景。”钱福笑对:“卖花人过,一肩挑尽洛阳春。”

据说钱福作文,从来不打草稿,写诗更是一气呵成。时与顾清、沈悦齐名,人称“三杰”。不过,钱福作文从不打草稿的习惯也给自己带来过麻烦。明弘治三年(1490),钱福以进士第一名高中状元,廷试三千余言,辞理精确,一挥而就。《乡评录》载:“弥封官以无稿难之,众谓科场必欲具稿者,防代作也。”文渊阁大学士刘健看了钱福的答卷后赞不绝口,恭请孝宗皇帝擢其为第一。孝宗曾出句“春闱得士,状元元是会元”,叫钱福作答,对曰:“殿殿迂官,少保保为太保。”

明正德《松江府志》称钱福是明代在文学方面夺魁天下的松江府第一人,王夫之推钱福与王鏊齐名,曰“钱王两大家”。29岁即为翰林修撰的钱福,可以说是进了朝廷用人候选梯队,本应前途无量,但他不愿巴结权贵为名所累,故难以步步高升,跻身青紫。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钱福告假省亲,因父母丧事未赴任,后又以病辞官早退。钱福《鹤滩集》中留下了这样的人生感叹:“天下有二难:登天难,求人更难;天下有二苦:黄连苦,贫穷更苦;人间有二薄:春冰薄,人情更薄;世上有二险:穷海险,人心更险。知其难,守其苦,耐其薄,测其险,可以处世矣。”钱福同情贫民百姓,尤其是荒年,更是把灾民的疾苦放在心上。他凭借自己的知名度做了不少利民好事。有一年,松江闹饥荒,百姓苦不堪言;而钱福却接到官家赴宴邀请,排场不小,有歌女陪

酒。席间,知县酒过三巡后兴致勃勃地端起酒杯,后出联云:“红白两兼,醉后无分南北。”钱福应对道:“青黄不接,饥来有甚东西。”知县听出话中有话,深感惭愧,随即下令开仓赈灾。

钱福,字与谦,号明敏,又号鹤滩,一因其居所近鹤滩,以地名自号。不过,从其致仕归里后放意山水间、游荡声妓场的行迹中看出,不追求功名利禄的钱福,又有着闲云野鹤般的放浪形骸。我不知道该怎样评说这位才华横溢的古贤,只是觉得旷达率性的钱福和由他而来的故事里,闪烁着诗情荡漾的生活波光,因真实而生辉,因真情而动人,因聪敏有趣而难忘……



夜光杯

抗日决心一层又一层地叠加。我小时候的历史知识多半来自广场的说唱艺人,他们比课堂上的老师讲得生动,声情并茂,久久难以忘怀。慢慢地,我悟出一个道理,要不受欺凌,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一定要国家强起来。

祖国呀,您快快强大起来吧!说唱精彩总有散场时,这个时候他们也会向围着的观众讨赏,捧着用报纸折成的盒子,绕着观众打圈。可是得到的报酬却很少,并非观众不愿给,而是他们自己的温饱也难以解决。夜深了,望着这对说唱艺人慢慢离去的背影,我总是想:他俩今晚会不会付不起房租,又能不能吃饱肚子。往事并不如烟,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情景永不能忘却。不能忘却的还有那位姑娘又大又黑却满含着悲伤的眼睛。

说唱故事日日、月月、年年,一遍又一遍,观众的



室虽陋但有文房四宝 冷暖自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居住一片棚户简屋中,不远处有一小巷,各种摊贩聚集,形成了一个室外的马路菜场。五十年代出生的阿六头,就住在小巷里。阿六头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老六,大家都叫他阿六头。因为家里穷,阿六头没读几年书就辍学了,在自家门口摆了个水产摊位,每天把批发来的鱼虾蟹等水产卖出去,赚个差价。那时候,我常常去小巷买菜。

每天早上,小巷中人头攒动,拥挤不堪。阿六头门前一溜七八个卖水产的摊位,就数阿六头生意最好。小巷里常有摊贩短斤缺两,砍价争吵也屡见不鲜。有一次,我在阿六头手上买了条一斤多的鲈鱼,又买了些瓜果蔬菜,临走时到菜场公

秤平称了一下鱼,发现分量少了一两多,心中有些不快,便找到阿六头理论。阿六头把鱼重新称了一下,分量确实比买的时候少了一两多。阿六头告诉我,鱼是从水盆里捞出来的,你买好后又在菜场逛了一圈,这段时间鱼身上的水会滴落干涸,所以分量稍变轻了,但他还是愿意补这差价。我心想阿六头很和气,就算了。后来发现,阿六头买卖公道,他在摊头上竖了一块牌子,上书“缺一赔十,十拿九稳”。这缺一赔十可以理解,而十拿九稳源于他的一手绝活。阿六头可以手掂量出一条活鱼的分量,误差不过一两。有一次,一个小混混要和他赌,如果阿六头输了就把牌子摘下来。结果阿六头通过

用手丈量鱼的长度,用手掂量鱼的分量后赢了。我目睹了那场赌局,对阿六头佩服不已。阿六头还能说出诸如“河鲫鱼补虚催乳、补肝养目;胖头鱼可以

又见阿六头

曹慧中

炖豆腐、可以煮萝卜汤也可以做干锅;河虾蛋白质高、基围虾碘含量高,比河虾更能补肾”等有些科学含量的推销语言。我和阿六头住得不远,年龄相仿又常去买菜,一来二去地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慢慢地了解了阿六头。他天资聪慧又刻苦好学,待人和善,在小巷里声誉极好。

2000年后,我所在的棚户区改造,我家搬到新的住宅小区,从此再也见不到阿六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路菜场逐渐被干净整洁规范的室内菜场所取代。今年疫情期间,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尽量少出门,年轻人通过叮咚买菜,老年人不会,烦恼由此而生。一日,居委会通知居民,为方便大家买菜,菜场开进小区了。于是,我和爱人赶紧下楼采购。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我面前闪过,是他,阿六头!虽然二十多年没见了,他显得有些苍老,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阿六头正指挥着一帮人给小区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免费送去水产大礼包。我一打听,才知道他如

十日谈

小菜场风情 责编:龚建星

退休后,家庭角色发生转换,明日请看《男“保姆”的买菜经》。